

72032
8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

簡寄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

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次公是歲仁宗皇帝嘉祐六年也先生生於丙子時

年二十六以穎濱遺老傳考之先生與子由俱以賢科中第尋除僉書鳳翔判官子由除商州推官以策計直忤時政告未即下而先生先赴時老泉被命修禮書畱京師先生既當赴官子由送至鄭州而還京師侍老泉之側也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

庭闈

次公歸人指子由東哲南陔補亡詩云眷戀庭闈

今我何以慰寂莫登高回

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

次公杜詩烏帽塵拂青螺粟

苦寒念爾

衣裘薄獨騎瘦馬蹋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

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厚韋蘇州與元常全真二生詩那知

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次公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常讀韋詩至此句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共為閒居之樂正在京師同侍老泉時近事故今詩及之其後子由與先生於彭城相會作三小詩其一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沒在彭城至先生在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有曰對牀空悠悠夜雨今蕭瑟蓋皆感歎追舊之言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

愛高官職

以子由常有夜雨對牀之言故云耳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次公子由與先生同

舉賢科子由以訐直止得下第除商州推官而知制誥王介甫猶不肯撰辭告未即下故先生自去年十一月先赴鳳翔至今年秋子由方告下而以老泉傍無侍子乃奏乞養親三年此所以得告而不赴也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雁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次公王城

堪隱則言子由尚在京師也

近從章子聞渠說章子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

慙直道逋翁久沒厭凡才

援逋翁四皓也避秦隱於商山任白樂天云漢容黃綺為逋客次公

李商隱商於詩云割地張儀詐謀身綺季長亦言此也

夷音僅可通名姓

堯卿商山之瘦人語如夷人

俗無由辨頸顛

任商人多瘦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

亦何哉

次公案穎濱遺老傳云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宋仁宗親策之廷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自謂必見黜然

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推官也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

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鬢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

憂家有師

師老泉有易傳

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

差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
 棄擲理無還長怨別離中摧我鬢與顏
 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
 乃為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
 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氈丈夫重出處
 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次公前漢趙充國傳元康元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誓
 猛士憂塞壩廟謀雖不戰虜意久欺天
 山西良家子援前漢六郡良家子皆習騎射次公前漢贊云山西出將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
 百寶妝刀鏤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厚左傳晉文公謂楚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任晉書謝石謂苻融曰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不亦美乎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須富貴何啻葭中葦

續前漢書云非有葭葦之親注云葭

裏之白皮者喻輕薄也

惟將翰墨畱染濡絕勝醉倒蛾眉扶我

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澀欲無

堯卿齊宣王好竽而南郭先生不善吹之澀則不能成聲

歲云莫矣嗟幾餘欲往南溪旅禽魚秋風吹

雨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

厚趙

壹非州書歌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阜脣齒皆黑

古人有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

僧趺閉門不出閒履鳧

援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葉令每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

輒有雙鳧從東來羅之得雙鳧焉詔尚書診視乃四年中所賜履鳧也

下視官爵如泥淤嗟我

何為久踟躕歲月豈肯與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

續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膏吾車兮秣吾馬子仁退之天星詩僕夫起餐車載脂

華陰寄子由任治平元年
在鳳翔作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
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峰已過天浮翠援三峰謂
太華三峰

蓮華松檜毛女也次公華山記云其上有三
峰直上時霽可觀師曰太華三峰在華陰縣
之詩荆山已去華山
來日出潼關四扇開里埃消磨不禁盡速攜家餉勞驂
駢退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
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鷓
夷載後車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次公
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多富人卓王孫之屬相謂曰令有貴客
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相如謝病不能臨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
得已而強往一座盡傾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

名嬾惰便樗散續莊子吾有大木人謂之樗曲榦
樂社其大蔽牛匠石曰散木也疎狂託聖

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援晉周顛母李氏謂顛高謨曰
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

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
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後皆如言
阿奴謨
小字也

舊隱三年別松杉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
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

南州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任熙寧四年作器先案年譜
熙寧四年辛亥先生年三十

六判官誥院兼判尚書祠部以議論與時宰不合命攝
開封府推官尋乞除外任差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
劾去使君何日換韻丞續黃霸為潁川守許丞老病韻督郵
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正頗重聽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莫上岡頭苦
相望子仁詩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吾方祭竈請比鄰續張忠為御史大夫辟
孫實為屬欲令授子經

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
徙入合祭竈請比鄰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次公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直嗟吾道與君東

續鄭玄事馬融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坐談足使淮南懼厚淮南王安謀反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丞相如發蒙耳歸去方知冀北空續韓愈言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獨

鶴不須驚夜旦續雜知將旦鶴知夜半羣鳥未可辨雌雄續詩誰知鳥之

雌雄次公先生詩案云以譏當今進用雜亂無分別也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

細窮

和劉道原寄張思民

仁義大捷徑子仁唐隱逸傳仕途捷徑詩書一旅亭次公先生詩案云此譏諷朝廷進用之人

以仁義為捷徑詩書為旅亭也相誇綬若若續石顯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

五鹿客耶印何猶誦麥青青援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曰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珠為腐鼠何勞嚇續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高鴻本自冥厚法

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子暈案圖水陸

院在清湖
橋今廢

艸沒河隄雨暗邨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埽地焚香淨客魂〔邠老國史補云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在焚香埽地而坐〕農事

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

思與高人對榻論〔次公〕高手指言清順也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乞食繞邨真

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次公〕文選趙景真與

嵇茂齊書曰涉澤求蹊披榛覓路洗足關門聽雨眠遙想後身窮賈島

夜寒應聳作詩肩〔厚〕賈島嘗為僧名無本〔次公〕韓詩石鼎聯句序彌明袖手聳肩而高吟

用和人求筆迹韻寄莘老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續〕王衍字夷甫居宰輔不以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不如長康號癡

絕〔厚〕顧愷之字長康桓温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才絕畫絕癡絕癡人自得終

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

山笏拄頰〔援〕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和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野鳧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泥中相

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援〕香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以言魯直也魯直莘老婿恨無文字相娛嬉

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碎銅山鑄銅虎〔續〕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牙璋從簡易也〔次公〕銅山鄧通所鑄錢處聯翩三十七

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次公〕先生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軾作詩送劉述軾為是時朝廷遣使諸路

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軍軾將為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及置將官張皇不便也柳子厚詩云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陳雲

南

寄劉孝叔〔次公〕劉述湖州吳興人

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次公〕先生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軾作詩送劉述軾為是時朝廷遣使諸路

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軍軾將為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及置將官張皇不便也柳子厚詩云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陳雲

南

文蔚堂

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
後恐乏軍興汙資斧次公易得其資斧保甲連邨團未徧方

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

縷詔書惻怛信忠厚吏能淺薄空勞苦次公詩案又云自南山伐木作

車軸至吏能淺薄空勞苦此譏諷法令屢變事日繁多吏不能辦集平生學問止流俗眾裏笙

竽誰比數續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東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以吹竽食祿忽令獨奏鳳

將雛次公案吳競樂府古題要云鳳將雛漢世樂曲名也倉卒欲吹那得譜况復連

年苦饑饉剥齧艸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

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殘欲強醉寂莫虛齋臥空

無公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裾蹋筵舞次公詩案又云自况復連年苦

饑饉至更望紅裾蹋歌舞招云近日齋廚索然可笑言近來飢荒飛蝗蔽天以譏朝廷行法事多闕失又言酒食無備公廚蕭索以譏諷朝廷減削

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冗旱蝗又甚貳政巨蕃尚如此窘迫耳 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

無別語續姜維天水人既歸蜀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但有遠志不在當歸厚吳志太史慈傳曹公聞慈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方將雀鼠偷太倉續退之詩家請官

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援羅公遠寄玄宗以蜀當歸鼠偷太倉 未肯衣冠挂神武厚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吳興文人真

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

浙湖山主次公詩案又云以譏執政近日提舉所至苛碎生事可怪故劉述乞官歸湖州高蹤已自雜

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續王康琚反招隱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數澤去年相從

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次公莊子卒業

於夫 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雲谿上有白雲

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續傳燈錄慧可問達

磨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

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忘談

笑是續史記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象孫叔敖楚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如孫叔敖為相盡忠今死

子無立錫之地於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對之寢丘 中郎不見典刑存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

之以為笑厚後漢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食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君先去蹋塵

埃陌我亦來尋桑棗邨回首西湖真一夢灰心霜

鬢更休論援唐裴度詩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

寄黎眉州堯卿名醇字希聲慶曆六年賈黯榜及第熙寧八年以尚書屯田郎中知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

雪後峨眉翠埽雨餘天次公瓦屋在雅州榮經縣峨眉在嘉州 治經方笑春

秋學續王荆公不好春秋目之曰破爛朝報 好士今無六一賢君以春秋受知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

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代書答梁先

此身與世真悠悠蒼顏華髮誰汝畱強名太守古

徐州忘歸不如楚沐猴厚韓生說項羽都關中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韓生曰人

無罪尤厚莊子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 異哉梁子清而修不遠千

里而從游瞭然正色懸雙眸世之所馳子獨不一

經通明傳節侯援韋賢謚節侯通經歷位丞相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金滿籩不如教一經

小楷清絕規模歐梁生學歐陽公書 我衰廢學嬾且媮畏見問

事賈長頭續後漢賈逵自為兒童嘗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別來

紅葉黃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遺我駁石盆與甌
 黑質白章聲琳球謂言山石生澗溝追琢尚可王
 公羞續左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汙之毛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
 木瓜報珍投學如富貴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
 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
 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艸書絕妙吾所兄真書小字猶抗衡續王羲之曰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

張芝艸猶當雁行也

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

踰月方出晝為君劇飲幾濡首次公易未濟上九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今

年過我雖少畱寂莫陶潛方止酒此行公擇病酒多不飲續陶潛有止酒詩見本

集

別時流涕攬君須懸知此歡墮空虛松下縱橫

餘屐齒門前輾轉想君車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

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續傳奇裴航遇雲翹夫人作詩以達意夫人答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航過藍橋覩女子名雲英遂成姻得道

作詩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遊

走筆為此詩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遊樂

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鞦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

頭誰敢睇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幃厚

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厚

子厚詩翠幃雙卷出傾城

蘇東坡詩集注卷下

九

文蔚堂

畫美人極精妙然多失之肥

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見紅日圍何

時東山歌采薇

次公東山東征之詩也采薇三章皆言曰歸曰歸

把琰一聽金縷衣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淒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

別別離處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

為設紛紛等兒戲鞭鞅遭割截

續姚崇罷荊州牧所乘馬鞭鞅民皆截留之

道

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次公

史記滑稽傳楚文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資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父老何自來花枝裏長紅

楚卿方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挂綵謂之長紅

洗琰拜

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

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

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

行暫別還復見依然有餘情春雨漲微波一夜到

彭城過我黃樓下朱闌照飛甍可憐洪上石誰聽

月中聲

前來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黃

綠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

次公言子由也時子

由從張安道僉書南京判官

坐穩生髀肉

續蜀志先主在荊州牧劉表座上起如廁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曰平常身

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聯翩閱三守迎送如

轉轂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

厚石佛山在眉州眉山縣之南

下有爾家川

千畦種秔稌山泉宅龍蜃

信民物類相感志蜃龍也狀如螭龍如池井間有則吐氣為雨今吳

山陰井泉不竭者蓋有焉

平地流膏乳異時畝一金

子仁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

近欲為逃戶逝將解簪紱賣劍買牛具故山豈

不懷廢宅為蒿櫓

次公蒿蓬蒿也櫓字集韻云木自生也

便恐桐鄉人長祠

仲卿墓

續前漢朱邑字仲卿少時為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焉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為桐鄉吏其

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

哉今日風憐客

堯祖唐施肩吾及第過揚子江詩曰今日步春州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平時

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靄靄藏孤寺泠泠出細

泉故人真吏隱

次公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小檻帶巖偏却望臨

淮市東風笑語傳

回首睢陽幕簿書高没人何時桐柏水

續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淮水

所出一洗庾公塵

厚王導遇西風以扇障面曰元規塵汗人

此去漸佳境獨遊長

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

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餘麗獨淨慈

本長老學者益盛作此詩寄之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冢纍然

次公丁令威云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

仙冢纍然

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趙叟近聞

還印綬

續謂資政趙公拈致政得謝

竺翁先已返林泉

次公竺翁指言淨慈本長老也何

時策杖相攜去任性逍遙不學禪

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次公青派即清河也其水從青州來與淮會於徐此詩

尤偉麗夫子計魁梧劉為人短小續前漢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為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

女世俗輕瑚璉巾箱嚴武夫坐令乘傳遽續傳遽使車之急也

奔走為儲須厚儲須謂軍儲軍須邂逅我已失登臨誰與俱貧

貪倉氏粟次公漢王嘉傳有倉氏庾氏身聽治家撫援撫與模同莊子以造化為太治會合

難前定歸休試後圖腴田未可買窮鬼却須呼本欲

買田於泗上近己不遂矣續退之作送窮文云三揖窮鬼而告之二水何年到雙洪不受艫次公指徐州蓋汴泗交流為二水矣公自徐徙知湖州則去二水為遠雙洪未詳所在豈言徐州有百步洪乃其耶至今清夜夢

飛轡策天吳厚山海經朝陽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隅數奇逢惡歲續李廣從衛青擊匈奴青陰受

上旨以廣數奇計拙集枯梧續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王孟啗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

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集止也苑茂木貌好士餘劉表厚表為荊州刺史愛民養士學士歸者千數窮

交憶灌夫援前漢竇嬰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留故二人相為引重不矜持漢節續蘇武留匈奴

中仗漢節猶許攬桓須厚晉書謝安有構會之嫌帝嘗召桓伊撫

牧羊海上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吟哦出新意指曰使君於此不凡

畫想前樵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改築之意自寫千言

意新裁六幅圖近以絹自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圖甚妙傳看一坐聳勸著尺

書呼莫使騷人怨東流不到吳此詩寄子由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次公宛丘陳州也陳國風有宛丘之篇

又向邯鄲枕中見任太平廣記有客遇呂仙翁於邯鄲逆旅自言久不得意仙翁以一枕與之客就枕即夢入枕中

仕宦數十年甚愜意及却來雲夢澤南州厚杜牧之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

南州睽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為十日留早晚青山

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云皇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次公先

生本注蓋自是兩詩柳云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劉云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次公此蓋先生言其對吏時也幽幽百尺井

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

寫次公先生獄中嘗有二詩寄子由所謂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兩獨傷神苦淚漬紙筆餘生復

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靜煙雨輕幕幕孤舟

如鳧鷖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欲見隔咫尺朝

來好風色旗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

此邦疑可老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

必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

舟浮震澤雪浪橫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

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

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余覺而思之蓋

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

得來書知己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

已故先寄此詩

五言七上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艸池塘惠

連夢厚謝惠連靈運之從弟也靈運作詩未就夢見惠連覺而得池塘生春艸之句自以為有神助上林鴻雁子

卿歸續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和親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大驚乃使武歸漢水香

知是曹谿口次公此句正以言南華矣天監元年有婆羅門智樂者南游至曹谿口刺水聞香云此必勝地可建道場故於是

有南華寺也眼淨同看古佛衣次公維摩經云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故先生屢用此字如云水洗禪心俱淨眼又

登伽女是也云眼淨不覩不向南華結香火子仁樂天詩本結菩提香此生

何處是真依

夢中作寄朱行中

所謂漫寫去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

十朋舊傳先生本序云前一日夢作此詩寄朱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

舜不作六器

次公周禮宗伯以玉作六器書舜典修五禮五玉注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也

誰知貴璵

璠次公璵璠魯國之寶玉也逸論語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膚勝春秋書陽虎竊寶玉大弓解

者謂寶玉即此璵璠也

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

任劉向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

使玉工相之工曰石也王以和為慢而刑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王使玉工相之又曰石也又以為慢而刑其右足及共王即位和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名之曰和氏之璧相如起睨柱頭壁與俱

還

厚史記趙王得和氏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藺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睨柱欲以擊柱曰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乃辭謝卒以完璧歸趙何如鄭子產有

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

續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

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理以斥之何饜之有宣子私覲於子產子命起舍夫玉而免吾死也敢不措手以拜至今不貪寶續左傳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不受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凜然照塵寰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

名端彥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

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
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
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
高歐陽永叔游石子澗詩云
使君厭騎從車馬雷山前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

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

葦間自黃緣續出莊子
漁父篇問道若有得買魚莫論錢

春步西園見寄

和孔
密州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季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

難繼慈愛聰明惠利人續前漢馮奉世子五人曰譚曰野王曰俊
曰立曰參野王立相代為上郡太守民歌

之曰太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慈
愛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嘗訴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

吐吐酒茹好詩肝胃生滓汙用此較得喪天豈不

足付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悄焉得長愁為計

已大誤二歐非無詩恨子不飲故強為釀一酌將

非作愁具成言如皎日援筆當自賦次公詩曰
有如皎日他年

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為楚相續史記楚王欲相
優孟優孟曰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孟復來
曰婦言慎勿為楚相不羨紫駝分御食厚杜詩紫駝之峰出翠
釜又云御廚絡繹送八

珍自遣赤脚酤邨釀嗟君老狂不知媿更吟醜婦

惡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冬暖號寒臥無帳續進學
解云冬

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

碧香近出帝子家

次公謂王駙馬家造碧香酒也

鵝兒破殼

酥流盞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

續梁鴻為人賃

春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案齊眉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游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

處憶在懷遠驛

子仁懷遠驛蓋先生與子由應制京師時嘗寓於此是歲嘉祐五年也

閉門秋暑

中藜羹對書史

無逸笠澤叢書載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云讀古聖人書每涵泳義味獨坐日昃案上一杯藜羹如五

鼎太牢饋於左右

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日穿戶牖子

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

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

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

子仁黃州東南三十里地

名沙湖先生嘗買田其間

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

寄蘄簞與蒲傳正

蘭谿美箭不成笛

次公蘭谿在蘄州蘄水縣竹所出之地也本是笛材而以為之為簞耳韓退之鄭羣贈簞詩亦云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公所寶尤瓌奇

離離玉箸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

入手未開先慘栗公家列屋閉蛾眉珠簾不動花

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

甄沈存中筆談載西

京雜記云漢元帝為彈碁之戲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其局方一尺中心高如覆孟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餓飢吟似飢鼠倚賴春

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子仁晉吳隱之字處默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澣

衣乃披其絮

火冷燈清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嚶伊皇天何

時反炎燠媿此八尺黃琉璃

厚退之鄭羣贈簞詩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倚又

云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願公淨埽清香閣次公清香閣則韋蘇州詩宴寢凝清香臥

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闈

闔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魯少卿也

山骨裁方斛次公石鼎聯句云巧匠琢山骨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

碎月落杯盤次公清池言石斛碎月言怪石老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

堅姿聊自傲秀色已堪餐師大業拾遺吳絳仙善畫長蛾隋煬帝云此女秀色可餐陸士衡詩憑將道眼

看東坡最後供子仁先生嘗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後又以供參寥子作後怪石供云霜雪照人

寒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

可塞續漢書郊祀志樂大與武帝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只有霜須無由玄

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

子吼次公龍丘居士指言陳季常也河東師子事有王硯字達觀本嘉州犍為人舊在江南武昌居名天常嘗從先生游先生有與李琮書云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云云者是已達觀為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伎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拄

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次公濮陽公子言吳德仁也飲酒

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畱物在家學得忘家禪

門前罷亞十頃田續杜牧郡齋獨酌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清谿繞屋花連

天谿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谿

訪清泉已辦布韞青行纏嵇山不是無賀老我自

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援唐書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唯

真卿城守具備玄宗聞之喜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得如此恨我不識元魯山〔續〕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蘇元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取者識元紫芝銅駝陌上會相見〔厚〕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握手一笑三千年〔續〕真卿嘗得名藥後為李希烈所害發棺瞋目如生時隱士曹庸生曰後三十年必能壁裂飛騰而去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

千尺知有奇功似伏苓〔次公〕近世有患大風疾者自分必死入五臺山遇一異僧以長松艸令服而兩眉再生云蓋觀世音所化也

憑君說與埋輪使〔養源〕前張綱為使者埋輪道中速寄長松作解嘲〔張天覺詩有理及河東慳之語〕

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續〕樊河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以漆葉青黏散與之又本艸云千斤鍾乳不若一斤仙茅也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

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援〕柳子厚詩云洞庭

腸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師〕蔡子華名褒乃眉

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顙三老如霜檜〔堯卿〕先生曰王十六秀

才將歸蜀云子華宣德蔡文見託求詩夢中為作四句覺而成之以寄子華仍請以示楊君素王慶源二老人乃元祐五年二月七日也所謂三老者如此其後子華之孫汝礪持此詩來時東坡猶在零陵使人撫卷太息又云余聞太師公剛介而靜少所許可觀其與蔡子華書則知子華必可人舊交零落知誰輩莫從唐舉問封侯〔續〕史記蔡澤從唐舉相曰富貴

吾所自有吾所不遣麻姑更爬背〔堯卿〕神仙王遠降蔡經家召麻姑來經見麻姑手如鳥爪

意可爬背經遣鐵鞭鞭之

畱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初來時，
 辟間唯見使君詩。
 應問使君何處去，
 憑花說與春風知。
 年年歲歲何窮已，
 花似今年人老矣。
 去年崔護若重來，
 都城南得居人莊。
 叩門求飲有女子，
 開門以盃水至。
 及來歲清明，
 護往尋之，
 則門已扃鎖。
 因題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度劉郎在千里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邦衡先生知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

老身倦馬河隄永，
 蹋盡黃榆綠槐影。
 荒雞號月未三更，
 客夢還家時一頃。
 歸老江湖無歲月，
 未填溝壑猶朝請。
 黃門殿中奏事罷，
 為黃門侍郎也。
 詔許來迎先出省，
 已飛青蓋在河梁。
 定餉黃封兼賜茗，
 遠來無物可相贈。
 一味豐年說淮穎。

紫團參寄王定國

谿研土門口，
 突兀太行頂。
 團紫雲實自俯倒，
 景剛風被艸木。

壯所以可驗有剛風世界也。
 真氣入茗穎，
 舊聞人銜芝。

參一名人銜。生此羊腸嶺。
 纖攢虎豹鬣，
 龜息變方騁。

縮龍蛇瘦蠶頭，
 試小爵。
 矧余明真子，
 已造浮玉境。

清宵月挂戶，
 半夜珠落井。

灰心寧復然，
 汗

喘久已靜，
 東

坡猶故日北，
 藥致遺秉。

欲持三稜根，
 公

蘇東坡詩集注卷一

本州注高麗人作人參贊
曰三稜五葉背陽向陰
往侑九轉鼎為余置齒頰豈不
賢酒茗

寄饅合刷餅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頽宿火通紅手自培小甑短餅良
具足穉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閒蒸栗知我空
堂坐畫灰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黎棗待翁來

寄虎兒

獨倚桃根樹厚廣志桃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突直旁無條幹枝可作杖其顛生葉不過數十閒挑華

撥根厚本州圖經華撥生波斯國今嶺南有之多生竹林內正月發苗作叢高三四尺謀生看拙否送

老此蠻邨

桃根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

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九疑見吾謫海南子由謫雷被命即行詩注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桃

根瘦林下尋苗華撥香獨步儻逢勾漏令續晉書葛洪字稚川

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後隱於羅浮山次公唐書張九齡韶州曲江人當時號為張曲江遠來莫恨曲江張

遙知魯國真男子獨

憶平生盛孝章次公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欲誅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意欲曹公致書救之書

未至而已誅矣初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曰魯國孔融憲異之乃載歸結為兄弟其云魯國男子使楊彪傳融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也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南游雖懷楚然喜續莊子逃空虛者聞人足音楚

然而喜況昆弟親戚厚後漢馬援曰吾在浪泊西里豈免跼隨憂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

熏蒸仰視飛鳶
點點隨水中

莫雨侵重脰

援左傳韓獻子云郇瑕氏之地土薄水淺於是子有重脰之疾

曉煙

騰鬱攸

厚左傳哀二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朝槃見

蜜唧

厚朝野僉載嶺南獠人好為蜜唧唧鼠子未瞬通身赤濡者飼之以蜜置之壘上嘯嘯而行以箸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夜枕聞鶻鷂

次公鶻鷂莊子所謂夜撮蚤蝨見毫末者蓋怪禽也廣南人謂之玄鉤鳥

幾欲烹鬱屈

固嘗饌鉤

厚退之南食詩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寧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又陸龜蒙苦熱詩蛇煩爭鬱屈蟹躁實郭索

固嘗饌鉤

翰

厚鉤翰鷓鴣也其鳴云格磔鉤翰故退之詩云鷓鴣鉤翰猿叫歇又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翰格磔聲

舌音漸

獠變面汗嘗駢羞

次公言作蠻音而慙也駢蓋言面赤也退之南食詩腥臊始發越吞咀面汗駢賴我

賴我

存黃庭

厚黃庭內景經脾神常存守魂庭晝夜存之可長生注云魂庭即黃庭

有時仍丹丘

厚楚

目聽不任耳

厚列子老聃之弟子有亢

息殆廢喉

次公莊子至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

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茆秋

詞遠遊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注云因就眾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使上卿厚而致之卑詞而問焉亢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我兄清廟器

任唐書李珣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是也

持節

瘴海頭蕭然三家步

次公廣南謂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出柳子厚鐵爐步志三家步言其水也

橫此萬斛舟

厚九國志王審知開徐寅名辟居幕下寅不樂一且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焉能容萬斛之舟乎

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

次公漢吏以言正輔楚囚先生自謂也

惠然再

過我樂哉十日留但恨參語賢

次公前漢楊敞傳霍光遣田延年報敞以廢昌邑王

里儻同歸兩鰥當對耜

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

強歌非真

達何必師莊周

次公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

再和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

厚晉書葛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

鄭隱洪就隱

學悉得其法孝章偶不死免為文舉憂餘齡會有適

獨往豈相攸

次公詩韓奕篇為韓姁相攸莫如韓樂箋云相視攸所也

由來警露鶴

厚周處風土記

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艸木上滴滴有聲則鳴

不羨撮蚤鷓

續莊子鷓鴣夜撮蚤鷓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立山

疏云鷓鷓也

願加視後鞭

厚莊子善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同駕躅空軒

厚唐

逸史載東幼霞夢為蒼龍谿王高太皇真訣記得四句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絡輪困

寧餐隋齒董

次公

唐書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乃取以飲張果三進頽然是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皆焦且齧乃以鐵如意擊墮之取藥傳其齒良久

復勿憶齊眉羞何時遂縱壑歸路回首丘

續禮記狐死正首丘

言不忘本也

泉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著意尋彌明長頸

高結喉

厚退之石鼎聯句序言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道士軒轅彌明在其側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

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

舟我亦霑霑渥漸解鍾儀囚

援左傳晉侯觀於軍府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脫之云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在修州會徽宗登極赦量移廉州安置

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

雷

續漢書高祖自擇齊三萬戶欲以封張良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雷臣願封雷足矣

猶勝嵇叔夜孤憤

甘長幽南窗可寄傲北山早歸耜此語君勿疑老

彭跨商周

厚世本云彭祖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檠香爐重撥尚餘熏清風欲起雅

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

厚退之詩缺月煩屢瞰敬夫野人閒話載杜光庭犬名曰吠雲臨終命以油塗

足以繒裹之云可行萬里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

別乘應危坐

次公時子由以別駕在雷州

跨海清光與子分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

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

篇并寄諸子姪

我似老牛鞭不動兩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却
走來續杜詩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

有八慈次公荀淑有子八曰儉緄靖肅注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而爽字慈明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注引高

士傳曰靖字叔慈則八人皆以慈為字可不恨居鄰無二仲厚

輔決錄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與之游二仲皆挫志逃名故淵明與子書云但恨鄰靡二仲他年汝曹笏滿

牀援唐書崔琳每歲時宴於家設一榻以置笏中夜起舞蹋破甕次公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

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買之若干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自四甕化而為八轉買轉賣所得倍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破甕此是戲論

而先生用之以言其所希望者類此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癡

腹笑空洞續晉書王導常指周顛腹曰此中何所有顛曰此中空洞無一物然能容卿輩數百人譽兒雖是

兩翁癖厚唐書王福時嘗以諸子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積德已自三

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珍從次公禮記王制云九

十者天子欲有所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六子晨耕簞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

昭世糞土腐餘何足夢續或問殷浩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財本糞土時

人以為名言

渝州寄王道矩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

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

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被命南遷塗中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

公貴不覺黃梁一夢遊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

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
胃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
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早晚扁舟到海涯

寄子由

厭暑多應一向慵銀鈎秀句益疎通也知堆案文
書滿未暇開軒研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
柳漫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寄歐叔弼

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圯上逢

黃石久矣畱侯不見欺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秘醞醑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蕻茁活
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鳥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
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罌方法相傳竟畱蓄且
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飲麋鹿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
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為傖父憑

君說與吳儂

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爲生若問三吳勝事不
惟千里萼羹

人在畫屏中住客依明月邊遊未卜柴桑舊宅須
乘五湖扁舟

生計曾無聚沫孤蹤漫有清風治產猶嫌范蠡攜
孥頗笑梁鴻

弱累已償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季鷹高潔秋
風直爲鱸魚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艸

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
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
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
之異邦鸞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
篇章互賡續開園頤山下屏迹松江曲有興即揮
毫燦然存簡牘伊余素寡愛嗜好本不篤粵自少
年時低回客京轂雖非曳裾者庇蔭或華屋頗見
綺紉中齒牙厭梁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
鳳與葵花砒砒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櫝
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
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

四百卅五
頗熟聞道早春時攜羸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
不盈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
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髣筒淨無染
箬籠勻且復苦畏梅潤侵煖須人氣燠有如剛耿
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敞
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閒賓乳泉發新馥香濃
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
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酥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
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
讀子吃中冷泉次乃康王谷蠅培頃曾嘗餅罌走
僮僕如今老且嬾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

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體安
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旣已矣
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
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客采製聊亦復地僻誰
我從包藏置廚簏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
夏日長人間正炎毒

秋思寄子由

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臥
雲壑挽著蒼江無萬牛

清遠舟中寄耘老

小寒初度梅花嶺萬壑千巖背人境清遠聊爲泛

宅行一夢分明隋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
搖鳳皇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潁水湄山
腰自懸蒼玉佩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
走笑倚清流數鬢絲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
散煙水萬里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雁
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吾廬清齋十日不然鼎
曲突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
已虛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休
論賢與愚倪生枉却帶經鉏天南看取東坡叟可
是平生廢讀書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一

酬和一

前韻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閒遊
潁水雨已漲廉泉春未流
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茆
秋秋思生尊鱠寒衣待

橘洲

任三國志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死謂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用矣

揚雄未有宅

續揚雄傳云岷山之下有田一廛有宅一區

王

粲且登樓

援王粲避董卓之亂依劉表於荊州登江陵城樓上思歸作登樓賦

老境無多日歸

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

堯祖漢書劉章為高后行酒諸呂一人亡酒

端為和詩

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浴室東堂
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出汶公乞詩乃復用
前韻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次公曰蓋乞越州也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

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網八餅茶自注尚書學士得賜頭網龍茶一斤八餅今年網到

夢遶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自注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

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次公文選張平

南來去此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斷送一生消

底物厚退之詩斷送一生惟有酒三年光景六篇詩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無已吳越備史

至今鳳皇山下路祖謙按舊經云鳳皇山在城中張

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

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饒按

千艘夜下無

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師漢哀帝時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見溝洫志惟留

一諾待我畫援後漢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諾老病思歸真暫寓功

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師史記楚世家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

相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舉酒而起曰吾蛇先成吾能為之足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

何殊食雞肋續楊修曰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

新詩喜折屐厚晉謝安傳玄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江湖粗了

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菴閑臥洞霄宮堯卿杭州有洞

霄井有丹砂水長赤續抱朴子臨邑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疑

其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壽

荆溪老父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師晉史周處陽羨人也膂力絕人縱

情肆慾州曲患之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為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

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刺虎投水斬蛟而反鄉里相慶平生倔强韓退之

文字猶為鱈魚戒次公韓愈刺史潮州知鱈魚為害乃為文戒之鱈乃南徒石門之役萬

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

來告成壞厚前漢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勸農使者非

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堯卿鄱陽郡地名為

饒坐睨浮山如累塊髯張乃我結韞生次公張釋之傳王生者處士也

常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謂釋之曰為我結韞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故聊使結韞以重之耳帝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次公水衡與丞

事別是一王生乃議曹也教龔遂之謙對上笑拜遂為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或曰此兩王生事而先生併用之豈誤記為一事邪更俟明識

他日歸朝同此拜次公陳叔達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帝曰武德時內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次公指言趙明叔也先生曩在密州時所謂趙教授者也鄭虔為廣文館博士當時號之曰鄭

老守時遭醉尉嗔任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次公指言喬禹功也禹功必以別處太守替罷或致仕而歸故以故將軍比之

汝輩何曾堪一笑〔補〕杜詩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

黃雞唱曉淒涼曲〔厚〕白樂天醉歌示妓人商玲瓏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白髮驚

秋見在身〔援〕白樂天初見白髮感秋詩云白髮快朱顏〔次〕公見在身字牛僧孺詩且鬪尊前見在身一別膠西

舊朋友〔次〕公膠西即密州也扁舟歸釣五湖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偃僂山前叟〔次〕公左傳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偃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

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

源去桃花逢避秦〔任〕陶潛桃源記晉武陵人捕魚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其中有人言先世避秦來此詳見風水

洞詩注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高〕按杭州圖經云洞去錢塘縣舊治五十里在楊邨

慈嵩院洞極大流水不竭洞頂又有一洞清風微出故名曰風水洞白樂天長慶三年秋九月來游觀泉石竹木留詩

風轉鳴空穴泉幽寫石門虛心聞地籟〔補〕莊子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

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地籟則衆竅是也妄意覓桃源〔厚〕陶潛桃源記晉大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而行忘路之

遠近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舟而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

人自云先世避秦來此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指回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之即遣人隨其往遂迷不復得路十朋桃源事第八卷留

題仙游潭云秦人今在武陵溪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瓶得冰雪

清冷慰文園〔補〕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有消渴疾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

亂石〔任〕郭景純遊仙詩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團團羊角轉

空巖〔續〕羊角風也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次〕公淮南子言扶搖挾抱羊角而上許慎注云扶攀也搖動也抱了戾也扶搖如羊

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馮夷窟宅非梁棟〔厚〕馮夷弘農華陰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帝錫為河伯

宋援離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此馮夷窟宇也御寇車輿謝轡銜〔續〕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次〕公楚

辭昔往日篇無
轡銜而自載
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厚

子師老商氏并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次公蓋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水居禦寇之風馭為可以脫譏讒先生詩案一項熙寧七年八月望游風水洞文云世事漸艱吾欲出意謂行新法之後世事日益艱難小人爭進各務讒毀試度思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卜隱居之地也詩集作吾欲出詩案作欲去從詩案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京城西蘇邨謂之西太一熙寧初詔作宮於京城之東西隅謂之中太一

聖主新除祕祝續漢文帝十三年詔曰蓋聞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

取其除之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風肅然

厚漢郊祀志武帝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邦衡三輔黃圖曰壽宮北宮有神仙居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明若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幃帳皆動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次公道家有言散花玉女侍香金童魯直唐李正封

詩天香夜罷衣禮罷祝融參乘續祝融西方炎帝之佐司馬相如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次公左

傳有朝必參乘選前驅已過衡湘有使陽子參乘

解劍獨行殘月次公祭必去服則有劍之儀矣披衣困臥清風夢蝶猶

飛旅枕續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覺則遽遽然周也粥魚已響枯桐

陂水初含曉淥稻花半作秋香阜蓋却迎朝日次公阜蓋

乃太守之製杜詩朱藩駐阜蓋又云阜蓋能忘折野梅今在侍臣言之未詳紅雲正遶宮牆子仁退之詩欲知花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漁樵厚揚雄長楊賦子有不談王道者則

樵夫笑之晉陽豈為一門事唐高祖謂温大雅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止為卿一門耳宣政聊

同五日朝正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憂患半生聯出處

蘇東坡詩集卷之五 文獻堂

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

料堯程前漢方與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昌為

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焉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遶露臺師故事上元日端門築露臺高丈餘優人妓女皆列其上君方

枕中夢任太平廣記有客於邯鄲逆旅遇呂仙翁與之枕客就枕遂夢入枕中仕宦數十年我亦化人來

援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光動仙毬縑

香餘步輦回師上元端門放燈至夜闌綵山上繼下仙毬妓天子乘步輦還內相從穿萬馬

衰病若為陪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闌續丁令威化鶴而歸作人言曰城郭如故人民非舊蹋松枝雨

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次公潘安仁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軟紅猶戀屬

車塵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次公乘輿在前又有副車八十一乘隨之不敢指斥故言屬車而已兩收

九陌豐登後安國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

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次公爾雅精意以享曰禋十朋按年譜元祐七年壬

申是歲南郊先生為鹵簿使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

小語霜廷稽首泫微温適與穆父並拜廷中地皆溼相與小語道之次公梅聖俞詩云廡深容小語槐

密漏微陽病貪賜茗浮銅葉次公銅葉言茶盞也老怯香泉灑寶尊回

首鵷行有人傑坐知羗虜是遊魂次公魏文帝善哉行假氣遊魂魚鳥為伍又杜

甫詩遊魂貸爾曹

次韻蔣穎叔二首

扈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

宿霧祝融驟乘破朝寒次公屈原遠遊賦風伯為余前驅兮辟

英姿連壁從多士續晉書夏侯湛與潘岳友善每

句鏘金和八鸞厚退之荆潭唱和詩序鏘鏘發金已向詞臣

得頗牧時穎叔新除熙河帥次公廉頗李牧皆古之良將也唐畢誠為

凝祥池 路人莫作老儒看

似知金馬客無已馬援傳曰武帝時善相馬東門京鑄作銅馬法

夢碧雞坊次公漢有金馬門待詔者在焉故學士謂之冰雪銷

殘臘煙波寫故鄉次公史記秦皇每破諸侯之鳴鑾自容與

立馬久回翔次公容與回翔皆徘徊之意乞與三韓使厚三韓高麗國別

新圖到樂浪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畫以歸厚前漢

馮顛久已欹殘雪續馮顛言馮唐也戎眼何曾眩落暉

朔野按行猶雀躍次公莊子鴻濛

東臺暝坐覺鳥飛道家有鳥飛入兔宮之說次公東臺給事

謾誇年少容吾在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若鬪尊前舉世

稀厚劉禹錫詩休論世外升待向崧陽求水竹堯卿昌言一

犁煙雨伴公歸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馮顛久已欹殘雪

戎眼何曾眩落暉

朔野按行猶雀躍

東臺暝坐覺鳥飛

謾誇年少容吾在

和三舍人省上

二月二十九日作
明日駕幸景靈宮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

續杜詩翻手作雲
覆手雨紛紛輕薄

何須 恍如一夢墮枕中却見三賢起江右

曾子開劉貢
父孔經父皆

人 嗟君妙質皆瑚璉顧我虛名但箕斗

次公詩云維
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古詩南箕
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明朝冠蓋蔚相望

共扈翠輦朝宣光

次公長安志唐之
宮室名有宣光殿

武皇已老白雲鄉

續莊子華封人祝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次公趙
飛燕外傳成帝悅趙婕妤謂為溫柔鄉謂樊姬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
皇帝求白雲鄉也

明堂

正與羣帝驂龍翔

次公杜詩矯如
羣帝驂龍翔

獨留杞梓扶

次韻劉貢父省上

密雲今日破郊西

續易密雲不
雨自我西郊

疎雨脩脩未作泥

邠老
唐韓

偃詩輕寒著背雨淒淒
淒九陌無塵未有泥

要及清閒同笑語行看衰病費扶攜

花前白酒傾雲液

次公梁劉孝標啓云
松子玉漿衛卿雲液

戶外青驄響月題

次公莊子齊之以月題疏月
題額上當顯形似月者也

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

林齊

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父同時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為起居
舍人仔晉書阮籍與山濤王戎輩為竹林之遊而籍兄子咸與焉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

次公曹守言劉貢父也膠西
則先生自言其為密州也

共厭舖糟與

汨泥

續楚辭漁父謂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汨其泥
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飲其醕

自古赤丸成

習俗

厚西漢朱博傳永始間長安閭里少年羣輩殺吏
相與探丸得赤丸者斫吏得黑丸者斫文吏

因公黃犢

免提攜

援龍遂令民賣劍買牛賣刀
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

生還各有青山興病起

猶能小字題莫怪歌呼數相和

續曹參聞相舍後園吏醉
歌呼取酒張座大歌呼與

和曾將獄市寄全齊

貢父為曹州盜賊皆奔鄰境蓋嘗有詩云
從教晉盜稍奔秦厚曹參為齊相蕭何將

曹令
薨使者召參參亦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高會日陪山簡醉

續山簡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飲於習氏之池輒醉名曰高陽也

狂

言屢發次公醒

續蓋寬饒字次公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魏其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酒如人

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飛雲來北固檻

前修竹憶南屏六朝興廢餘丘壠

楊金陵六朝記云吳孫氏四主五十六年東晉

笑寧馨

次公姦雄言桓温也孔子家語言少正卯曰此乃人之姦雄者温過淮泗踐北境與僚屬登平山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寧馨兒王夷甫也王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空使姦雄

篤召之帝曰病人間多鬼那

可往其母怒謂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

寧馨兒

兒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前次韻後不次

去歲遊新堂春風雪銷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

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界已

分宿

次公此言鄆州與徐州

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溜鯨華真一

夢寂莫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

上人坐穩不知漏

次公杜詩坐穩興悠哉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上隱几人心與水月

涼風螢已無迹露艸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屨響

長廊

次公表榮為丹陽尹嘗步屨白楊郊杜詩步屨隨春風又蘇州圖經有響屨廊

名都信繇會千指

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為燒香獨作五字詩清

絕如韋郎

厚樂天傳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間澹自成一家之體

詩成月漸側皎皎兩

相望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
詩壁上云閒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
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

續陶淵明歸去來
雲無心以出岫

錫杖凌空自要飛

次公孫綽天台賦應真飛錫以躡虛
傳燈錄鄧隱峰擲錫空中飛身而過

為問庭松尚西指不知

老獎幾時歸

次公廣異記玄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松一樹以手
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東向及去

枝西指約長數丈一年
或東向弟子迎之果還

次周燾韻

并序

周燾遊天竺觀激水作詩云拳石者婆色兩青竹
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碎疑是檐間滴雨

聲東坡和之云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
聲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
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閣終日親劑和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

那飄蕭紙窗明

次公杜詩飄
蕭覺素髮

堆壓檐板墮

關中皆以
板為檐

風颯

助凝冽幃幔困軒簾惟思近醇醲

次公醇醲言酒也魏都
賦著馴風之醇醲注云

以酒未敢窺璨瑳

次公璨瑳以玉
比雪之明也

何時反炎赫

次公退之謝
鄭羣贈簞詩

云却願天日常炎曦又先生
蘄簞詩云皇天何時反炎赫

却欲躬白磨

次公後漢馮衍妻妬悍不
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以

言勞則體
中生熱也

誰言坐無羶

續杜甫贈鄭虔云才名
三十年坐客寒無羶

尚有裘充貨

厚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西鄰歌吹發促

席寒威挫崩騰蹋成逕繚繞飛入座人歡瓦先融

次公退之云座煖銷那怪飲雋瓶屢臥

嗟余獨愁寂空室自困垓欲為後日賞恐被遊

塵宛堯卿韓詩勿使塵泥宛寒更報新霽皎日懸半破

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

餓任杜詩云詩家秀句傳寒餓何當暴霜雪庶以躡郊賀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暴雨初

晴樓上晚景詩五首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潺煙雲好處無

多子厚傳燈錄大愚禪師曰佛法無多子及取昏雅未到間

待至昏雅詩尾自注云何遜詩曰城陰度塹黑昏雅接翅歸

洛邑從來天地中續周公營洛邑以時朝諸侯取天地之中四方

嵩高蒼翠北邙紅商老二十四化記北邙山在東都西

風流耆舊消磨盡只有青山對病翁謂富翁也

白汗翻漿午景前次公戰國策汗明之言馬淮南子之言人皆曰

雨餘風物便蕭然應傾半

熟鵝黃酒續杜詩鵝兒黃似酒照見新晴水碧天

疾雷破屋雨翻河厚莊子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一掃清風未覺多

應似畫師吳道子次公吳道子畫入神品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

高堂巨壁寫

降魔

客路三年不見山

次公先生詩有戲子由云宛丘先生長如丘時

熙寧六年子由為陳州學官時也此後為齊州

去羞向清伊照病顏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詩翁愛酒長如渴瓶盡欲沽囊已竭燈青火冷不

成眠一夜撚須吟喜雪子仁賈島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須詩成就我覓

懽處我窮正與君髣髴曷不走投陳孟公有酒醉

君仍飽德約詩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瓊瑤欲盡天應惜更遣清

光續殘月安得佳人擢素手厚古詩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笑捧玉

盃兩奇絕子仁會合聯句云茗盃織織捧豔歌一曲回陽春續白樂天詩豔

子仁文選云客有歌陽春白雪之曲坐使高堂生暖熱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

非玉塵堯卿秦韜玉春雪詩云雪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糝滿春朝自笑餐羶典屬國續蘇武使匈奴單于

欲降之置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羶毛并咽之得不死後歸漢為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

厚李白憶賀監詩序曰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呼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宦遊到處身如寄

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

鳴晨續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夜擁笙歌雪水濱續雪水在湖州烏程縣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

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思量都是夢

身名漸覺老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正飲

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蝙蝠飛時日正晨厚韓退之山石詩山石

蝙蝠
飛

和田國博喜雪

疇昔月如晝曉來雲暗天玉花飛半夜翠浪舞明

年次公玉花言雪螟螣無遺種流亡稍占田歲豐君不

樂鐘磬幾時編有服不樂次公樂有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猪泉

長笑蛇醫一寸腹次公蛇醫蜥蜴之別名銜冰吐雹何時

足叔度夷堅乙志劉居中隱嵩山巔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

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者此也蒼鵝

無罪亦可憐斬頸橫盤不敢哭厚祈雨法刑白鵝仲達先

却蛇且又有希仲豈知泉下有猪龍臥枕雷車蹋陰軸西陽

雜俎云柳公權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窗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畫圖者久之一嚏氣忽天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前年太守為早請雨點隨人如撒菽傳欽之曾禱太守

歸國龍歸泉至今人詠淇園綠續衛淇澳美我今又復

惟此早凜凜疲民在溝瀆却尋舊迹叩神泉坐客

仍攜王子淵欽之時客看艸中和樂職頌續王褒字子淵

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褒有新聲妙語慰華顛援蔡邕賦

人曉來泉上東風急須上冰珠老鮫泣師晉張華博物

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怪詞欲逼龍飛起嶮韻不

量吾所及行看積雪厚埋牛誰與春工掀百蟄此

時還復借君詩餘力沃輶仍貫笠厚左氏越椒攻楚王射

寧又射沃輶揮毫落紙勿言疲次公杜詩揮毫驚龍再起

震失匙

之威乃至於此

續三國志曹操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匙筋于時正當雷震因謂操曰一震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饑疫遍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
雨雖非為已求重請終愧古

求者請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

續穀梁子曰零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零者為早求者也

何曾拜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淒已合微潤先流

礎

援淮南子云山雲蒸柱礎潤蕭蕭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

集泥土滿靴屨登城望麩麥綠浪風掀舞媿我賢

友生雄篇鬪新語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

援古者五日一

風十日一雨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渡河不入境未若

無蝗虎

厚後漢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暴虎嘗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諸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托今為民害

咎在殘吏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又山陽楚沛多蝗飛至九江界輒東西散去而况刑

白鵝下策君勿取

援世人刑白鵝以祈雨詳見上首注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

首

蘭菊有生意

林陳後主問煬帝麗華與蕭妃何如帝曰春蘭秋菊亦各一時之秀也

微陽回寸

根方憂集莫雪復喜迎朝暎憶我故居室浮光動

南軒

彥才按志林先生元祐二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紗縠坐於南軒既覺惘然思久之南軒先君名曰來風者也

松

竹半傾瀉未數葵與萱三徑瑤州合

次公蔣詡三徑又陶淵明三徑就荒

又江淹詩瑤州正翕翹又杜詩相期拾瑤州

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處尚餘履

鳥痕一朝出從仕永媿李仲元

續揚子云李仲元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

否之也晚歲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買廢圃槁葉手

自掀長使齊安人師黃州齊安郡也指說故侯園厚前漢書邵平者故秦東陵侯

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鈿膏染髭須次公南史何長瑜作韻語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而劉禹錫詩好染髭須事後生旋露

霜雪根不如閉目坐丹府夜自曝誰知憂患中方

寸寓羲軒大雪從壓屋我非兒女萱厚孟郊詩萱州兒女花不解壯士憂

平生學踵息續莊子真人之息以踵坐覺兩鐙温下馬作雪詩滿

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道逢射獵子

遙指狐兔奔蹤跡尚可尋窟穴何足掀寄謝李丞

相次公李丞相指李斯用其言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也吾將反丘園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次公夢飽事出佛書黃魯直亦云飢

無田食破硯次公此乃唐人云以硯為良田舌耕而筆耒之意也爾來硯枯磨不出

去年太歲空在酉厚計然言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太歲在酉金穰之時也傷舍壺漿

不容乞續朝野僉載云歲在申酉乞漿得酒言年豐也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

以黔吾突援班固云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青天蕩蕩呼不聞况欲稽

首號泥佛甕中蜥蜴猶可笑信民酉陽雜俎云王彥威在汴州二年夏旱時李玘過汴因宴

王以早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處置於鬧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跂跂脈

脈何等秩任東方朔傳武帝置守宮孟下東方朔別著布數射之曰以為龍又無角以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

宮即蜥蜴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

蘇東坡詩集卷下 文蔚堂

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喪家狗

續家語孔子適

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類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

宵弭耳爭投骨

援史記應侯謂秦王曰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

者何則有爭意也

倒冠落幘謝朋友

次公此則杜牧倒冠落佩之變也

獨與蚤雷

共圭筭

次公中山靖王言眾涇漂山聚蚊成雷又左傳筭門圭竇之人

故人嗔我不開門

次公

退之云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

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

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

師天官書風從南方

來大

且為疲人洗蒸鬱寒裳一和快哉謠

厚文選楚襄王遊於蘭臺

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未暇飢寒念明日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艸蓋

雪堂

子仁按先生擬斜川云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又雪堂問云蘇子得廢

圃於東坡之脅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以四壁之間無空隙其名蓋起於此嘗見先生有帖云已作得雪堂記而其本不傳未詳其故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師杜甫詩骨折面如墨平生嬾惰

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

無心悅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甘霖不為龍所隔

俗有分龍日

蓬蒿下濕迎曉來燈火新涼催夜織

次公退之詩新涼入郊墟

燈火稍可親

老夫作罷得甘寢

次公莊子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臥聽牆東人

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麤

糲支百年

次公杜詩百年糲糲腐儒餐

力耕不受眾目憐

續杜詩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

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

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

知我囊無錢

厚東漢趙壹詩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明年共看決渠雨

任

公穿渠人歌曰舉 飢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

倒惟有支頭甄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為一君家有田水

冒田我家無田憂無室不如西州揚道士萬里隨

身惟兩邾泐流不惡泝亦佳一葉扁舟任漂突山

芎麥麴都不用任山芎麥麴皆以禦濕也周左傳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詳見和王鞏詩注 泥行露

宿終無疾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

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

塌見人白骨方銜杯續杜詩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次韻王覲正言喜雪

聖人與天通次公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安治師也數行火術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馭之東南而上 有詔寬獄市續前漢曹參為齊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

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好語夜喧街濕雲朝覆砌紛然退朝後

色映宮槐媚欲誇翦刻工厚退之李花詩誰將平地萬堆雪翦刻作此連天花 故人

朱藍袂續宋朝太宗皇帝言唐朝學士多衣緋綠今之任職者或以朱藍而加金帶之飾亦士林之榮師宋大明中元日雪花降

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 我方執筆侍次公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今日之起居郎起居舍人是已 未

敢書上瑞君猶伏閣爭高論亦少慰續唐長安二年三月大雨雪蘇味道

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王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遽為瑞雷邪味道不從賀者既入求禮言今主荒臣

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使天有瑞何感而來武后為罷朝 霏霏止還作盎盎風與氣神

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行當見三白次公西北人之諺曰要宜麥見三白

拜舞懽萬歲次公杜詩盃賜將軍拜舞歸 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盾日

續左傳言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欣逢傳說霖

厚書說命高宗謂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

次公兩河蓋汴河蔡河也

破屋常持傘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

箴

續詩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憂勤忘寢食

次公二聖蓋當日哲宗與太后也

百神奔走會風雲

禁林夜直鳴江瀨清洛潮回起縠紋夢覺酒醒聞

好句帳空簟冷發餘熏秋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

詩準備君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

次公言水所衝蕩而民居不見也

年來赤地到青徐

遙聞爭誦十行詔

續後漢光武以手詔賜方國一札十行

無異親巡六尺輿

厚前漢表盡云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

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

援白居易元和中作

賀雨詩其略云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居易嘗與元鎮書云凡聞僕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

江南佳公子

續史記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遺我錦繡端攬之温如

春公子焉得寒興雨自有時膚寸便濛濛

援詩興雨祈祈又公

羊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之雲耳

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

次公牛斗何足干借鄴城之劍氣在牛斗之間如氣干雲霓之義

空庭月與影彊結三友歡

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團所歡在一醉常恐尊中

乾

子仁陶淵明詩尊中酒不乾

舍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

見語曰好詩圓美
流轉如彈丸也
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
援莊子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迨子閒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空腹容

欺謾次公神仙伊用昌夫婦詠鼓詞云釘著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謾我頃在東坡秋

菊為夕餐援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永媿坡間人布褐為我

完雪堂初覆瓦上簞無下莞援斯干詩下莞上簞乃安斯寢時時亦設

客每醉筒輒殫堯卿公嘗以筒貯錢為設客之用一笑便傾倒五年得

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篲次公唐撫言載門生及第與座主同名次者謂之傳

筆勢江河寬次公郊則孟郊島則賈島為詩寒窘先生素所不許如言孟郊曰安能兩耳聽此寒蟲號又曰氣壓郊與島是

也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

嬾殘次公唐李泌與明瓚禪師遊明瓚擇徒謂之嬾殘者必嘗於衡嶽寺讀書察嬾殘所為曰非凡人也聆其中夜梵唱響徹山林必頗

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取芋以啗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必拜而退嬾殘性嬾而食殘故以為號事見高僧傳

禱雨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為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次公杜詩病柏行云掩感龍虎

姿生當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精神苟可貫賓主真相陪洞簫

振羽舞厚前漢王褒宣帝時嘗為甘泉及洞簫頌又周禮樂師篇凡舞有羽舞注云羽舞析羽也白酒浮雲

雷言從關州妃厚趙耕張龍公碑君諱路斯穎上百社邨人也夫人關州石氏遠去焦氏臺

次公先生昭靈侯碑龍公唐時為宣城今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陰傾倒瓶中雨次公續玄怪錄李靖微時嘗射

獵山中會莫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叩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戒一洗麥上埃破旱不論功

曰取瓶中水滴馬鬃上即雨偏矣

乘雲却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今子

義英風冠東萊

續吳志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最為有膽烈

笑說龍為友

子仁前漢天馬

歌云今安匹龍為友

幽明莫相猜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萬松嶺上黃千葉

次公此應言蠟梅也先生後有蠟梅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藥檀心兩奇絕是已或云

杜甫四松詩云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悵撥損得媿千葉黃今先生亦豈以言冬間之松乎應之曰成材之松葉豈有黃也因指言松嶺上之蠟梅而蠟梅之葉黃故也

載酒年年蹋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

續劉

禹錫詩云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又云種桃道士今何在在前度劉郎今復來

花下有人心斷絕東

齊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須折

厚莊子不龜手之藥注云其藥能令手不龜拆

無情豈亦畏嘲弄

厚白樂天與元九書云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艸而已

穿簾入

戶吹燈滅紛紛兒女爭所似

援晉書謝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大雪紛紛何所似也安兄

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碧海長鯨君未掣

續杜詩爭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

碧海 朝來雲漢接天流

次公杜詩雲漢接天流

顧我小詩如點纈

歐陽陳趙在戶外急掃中庭鋪木屑

厚晉書陶侃造船竹頭木屑悉令舉

掌之咸不解所以後元會大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竹頭裝船

交遊雖似雪

柏堅聚散行作風花瞥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

事真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

次公

杜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

和劉景文雪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

來童子愁冰硯佳人苦膠杯

次公膠字去聲與白樂天一碟膠牙錫之膠同膠杯雖出莊子

置杯焉則膠而此所謂膠杯乃是酒凍也

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

厚唐李愬以散騎常侍擊

蔡會大雨雪愬夜至懸弧城遂克蔡州擒吳元濟

次韻陳履常雪中

可憐擾擾雪中人，飢飽終同寓一塵。

厚續仙傳：韋子咸師事丁約，一日辭。

去謂子咸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也。

老檜作花真強項。

次公：穎州多檜而花。

白指檜為言檜老矣而假雪以為花，猶人之強項不伏其老也。強項字如董宣不屈於公主，帝目之強項令。

凍鳶儲肉巧

謀身

次公：杜詩：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忍寒吟詠君堪笑，得煖謹呼我

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

迨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

次公：杜詩：驥病思偏秣，又云：州黃驥驥病。

悲鳴向衰艸，有兒真驥

子

續：老杜子宗武小名驥，子有詩云：驥子好男兒，又贈竇侍御。詩云：驥之子，鳳之雛。次公：梁元帝啓云：價匹熊，媒聲齊驥子。

一噴

羣馬倒

次公：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於西洛，歌曰：黃之阨，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歎即噴字。

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

次公：杜詩：筆力破餘地。

勢

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遶舍覓梨棗

厚：陶潛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

栗，君看押彊韻

師：王子韶雞跖集：王筠字元禮，為詩能押彊韻。

已勝郊與島

援：孟郊賈島也。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已覺團扇

厄，不煩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亦

無釋

厚：史記：齊威王鼓琴，鄒忌子曰：善哉！鼓琴，王曰：何以知其故也？鄒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清者相也。攫之深，釋

之愉者，政令也。

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策

援：莊子：挾策讀書，又鄭樞人：緩呻吟於裘氏之地。

苗不待長，賣菜苦求益

續：後漢：嚴光傳注：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書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

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此郎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

明，每為飢所迫，淒風弄衣結

師：董京之衣百結。

小雪穿門席

師：陳平家貧，以席為門。

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朝來賦雲夢，筆

落風雨疾

次公相如子虛賦烏有先生之詞曰吞若雲夢者八九胸中曾不芥蒂故謂之賦雲夢又杜詩筆落驚風雨為

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

當年大白此相浮

續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釀者浮以大白俾吳都賦飛觴舉白

老守娛賓得二丘

自注郡人有間丘公太守王規甫嘗云不謁虎丘即謁閭丘規父忠玉伯父也白髮

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次公淮南王安招隱士詞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

寒連卷兮枝相繚又許慎淮南鴻烈解序云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

援孟東野詩手中飛黑電象外寫玄

泉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是真孃立道邊

相虎丘中路有真孃墓次公白

樂天真孃墓詩題下注云在虎丘寺蓋在寺門之外今尚存饒李宗諤蘇州圖經云吳真孃墓在長洲縣西北五里雲岩寺西南山下彦忠吳郡圖經續記云真孃墓在虎丘寺側真孃吳國之佳麗也文士遊此者多有篇詠有譚生題一絕譏詞人之重色由是稍稍息筆

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杳靄中莫共吳王鬪

百艸使君未敢借驚鴻

續劉禹錫詩若共吳王鬪百艸不知應是欠西施次公曹子建之言洛神曰翩

若驚鴻婉若游龍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

續東屯今夔州故城之東

數間茅屋蒼山根嘲吟

艸木調蠻獠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眾所棄

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供

朝昏胡為譏評

去聲

不少借生意凌挫難為絲柳雖

無言不解慍世俗乍見應憮然嬌姿共愛春濯濯

援晉書王恭風度濯濯如春月柳

豈問空腹修蛇蟠朝看濃翠傲炎赫

夜愛疎影搖清員風翻雪陳春絮亂蠹響啄木秋

聲堅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悽愴驚寒温南山孤
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

軾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

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

太山秋毫兩無窮次公莊子內篇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又云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鉅

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裏次公退之云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未

覺杭穎誰雌雄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淥大隄士

女爭昌丰援詩子之昌兮子之丰兮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

屏通次公子由先生墓誌杭州西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則湖上所創之橋也甄按先生作隄疏流跨流為橋者凡六並在今蘇公隄上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

席卷蒼雲空續先生奏修杭州西湖狀云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州生漸成葑田熙寧中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爾至

令遂塞其半已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二十餘萬工竭來穎尾弄秋色一水縈

帶昭靈宮續李華吊古戰場文曰何水縈帶昭靈宮張龍公祠堂也坐思吳越不可到借

君月斧修臃臃厚西陽雜俎唐太和中鄭仁本遊嵩山失道忽於叢棘中見一人枕僕而睡呼之問其所自曰君知

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余續二十四橋亦何有杜

牧揚州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換此十頃玻瓈風子仁永叔西湖詩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

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次公雷塘在揚州東北十

我霜夜號秋蟲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明年詩客來吊古伴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饒此穎州西湖

壺中春色謂洞庭春色也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

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厚後漢郭林宗游洛陽見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諸

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獨與膺同舟人望之以為神仙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

饒此亦穎州西湖

使君不用山麴窮飢民自逃泥水中

續左傳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麥麴

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杜預注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中軍中不敢正言故作隱語也

欲將百瀆

起凶歲免使甌石愁揚雄

援揚雄清淨寡欲家無甌石之儲晏如也

西湖雖小

亦西子

次公先生在杭州有詩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也相宜今言西湖雖小亦西子則指穎州西湖

縈流作

態清而丰千夫餘力起三閘

見先生末句自注中

焦陂下與長

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闌一洗啼痕空王孫本

自有仙骨

次公神仙傳神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杜詩自是君身有仙骨

平生宿衛明光宮

次公漢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仔三輔黃圖載三秦記云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西市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晝夜光明又云武帝求仙起光明宮發燕趙美女二十充之令總其籍 一行作吏人不識 厚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游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

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

援前漢翟方進為丞相請壞汝南鴻

隙陂父老怨方進歌曰壞坡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

新與上帝開濯龍

續後漢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修復陂聞許揚曉水脈召與之議揚曰昔先帝用翟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國富民安童謠之言將證於此 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

綴釵頭蟲

去歲穎州灾傷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人從之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永浚西湖 援退之燈花詩囊裏排

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尚教千艘下瀨船

次公食貨志曰時粵欲與漢用船戰

逐乃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西京雜記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又漢武帝紀有下瀨船將軍注瀨湍也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字 貪看艨艟飛鬪艦不知鼙鼓舞鈞天 次公西都賦巨

六百六十三
鰲鼻巖注云作力貌西京雜記云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嘗鳴吼鬣鬣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故山西望

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厚退之奉酬盧給事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師馮衍字敬通東漢人博識多聞何人慷慨解憐翁

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

北固未應舉扇向西風厚王導每遇西風起舉扇自障曰元規塵汚人叩頭莫喚

無家客歸掃岷峨一畝宮

再和并答楊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峰師華嚴第一善知識德雲住妙高峰二老遙知說此翁

聊復艤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援西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

粟以賑貧民次公漢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又云紅腐而不可食高懷却有雲門興師何肩隱居若邪山

雲門好句真傳雪竇風次公雪竇禪師其言禪之詩有集行於世堯卿雪竇師諱重顯字隱之遂州李

氏子生於興國五年四月八日後出家受供學經論業於鄉里晚參隨州智門祚和尚因叩不起一念之旨豁然知歸遂徧遊叢林眾所推仰先居吳門之洞庭遷四明之雪竇由是雲門之道復振於江浙侍中賈公奏聞朝廷乞賜明覺之號至皇祐五年七月七日不遺囑亦不說偈北首而亡

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續司馬相如賦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馮夷河伯也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許

諾矣復以此句挑之孝祥蘭亭詩文發源云東坡在穎陳無已趙德麟輩適守官於

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閒居於彼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故東坡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續南史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

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次公杜牧訪趙嘏詩云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故後人承用詩壇字歐陽荅梅聖俞詩

云文會黍余盟 袖手莫輕真將種 次公將種指言兩歐陽也退之云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傍

觀縮手袖間又晉書胡貴嬪嘗與帝 致師須得老門生 厚周禮博爭道傷帝指帝怒曰真將種也

馬先環人掌致師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守戰必以勇力之 明

朝鄭伯降誰受 續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

也 昨夜條侯壁已驚 厚前漢吳王濞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糧絕卒飢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

使備西北果從西 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

北不得入遂大敗 文忠公贈蘇梅詩云我亦願助勇鼓旗噪其傍快哉天下樂一酌宜百觴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

堆 續謝庭皓以詞賦著各時號錦繡堆 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困

落日薄豔戰輕雷 昨日雷雨 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殷

勤此粲者 賀獻魏花三及采續詩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次公國語三女為粲 攀折為誰哉玉腕

揜紅袖金尊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迴 子仁杜牧

詩菊花須插滿頭歸

玉堂栽花同正孺有詩次其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簟暑風招

我老玉堂花藥為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

葩髮鬪新只有來禽青李帖 厚王羲之有問人求來禽青李帖 他年留

與學書人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 次公言在黃州時也 五年

不蹋江頭路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為誰容

獨笑依依臨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
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知君對花三歎息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閣黎以詩見招

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強半清陰月屢
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塵鮮孑孑風枝舉離離日
萼薦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遨頭出

師世俗以太守

為遨頭湖中有散仙次公韓退之云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和錢四寄其弟蘇

堯卿錢勰字穆父弟四亦稱穆四其弟即錢七岳仲也穆父走筆代

書寄岳仲七弟詩云東方千騎擁朱輪衣錦歸逢故國春莫向西湖戀風月鴿原知有望歸人岳仲次韻穆父兄見寄詩云烏衣巷裏走雙輪正是家山二月春明日湖平定歸去蓬萊還見謫仙人劉季孫和之云會稽山上月如輪

鴻雁相將江水春幕府英雄雖可數尊前誰是急難人周燾和之云東山蠟屐壞車輪小艸青知塞外春園柳鳴禽喚幽夢惠連詩句更何人然公作兩絕而元本止載一絕今并舉之先生詩云老來日月似車輪此去知逢幾箇春昨夜水花猶在柱曉來梅子已生人

再見濤頭湧玉輪

次公言杭州之潮也

煩君久駐浙江春

次公錢穆父知

年來總作維摩病

次公淨明居士維摩詰以方便示病而諸菩薩問疾見其經中

堪笑東

西二老人

次公越居浙東杭居浙西而穆父與先生為二郡守故曰東西二老人也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

陽叔弼兄弟

十朋此係次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詩韻

能詩李長吉

續唐撫言云李賀字長吉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

識字揚子雲

援揚雄字子雲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杜

端能望此府

厚舊唐書韋思謙傳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

思謙為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以望此府耳

坐嘯獲兩君

續後漢成瑨南陽人為汝南太

守委事於功曹岑嗔人為語曰汝南太守岑公孝南陽成瑨但坐嘯援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尊而浮於江湖逝將江湖去浮此五石尊

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次公織紋以言讒言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先生舊以詩得罪謂之詩案故

或人勸止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續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

渾厚杜詩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次韻穆父馬上寄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續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臣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自有長

城烏鼠西厚唐書太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鼠同穴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馳蹄

多買黃封作洗泥次公黃封御酒也以黃封其頭故謂之黃封洗泥洗塵常俗之語使君來

自隴山西才高得兔人人羨爭欲尋蹤覓舊蹄厚莊

子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以方老續莊子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流光安足

恃百歲同過鳥須臾嬰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

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巖翁論心秋月皎黃香

十年舊援謂曾直禪學參衆妙虛懷養天和旬徇奔走鬧

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

掃眷予東南來野飯煮芹蓼葆光既清尚令尹亦

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頽晚照公家有畸人援公有族人隱

於嵩山虛緣能自葆卜築嵩山陽行當從結好山中饒

蘇東坡詩集卷十一 文蔚堂

勝景人覽亦易了何時命中車共陟雲外嶠翻思
筋力疲不復恃踴跳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峭形
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吾未窺敢議窮閭奧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
夕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
熊腊念為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
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儻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儻劬瘵

矍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為攘磔

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為惆悵玉藥何時
拆不憂春豔晚行見棄夏覈人生行樂耳安用聲

名籍胡為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寬子意
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
忝佐方伯北地近所鑿中有沂水碧臨池飲美酒
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詩成十日
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和魯人孔宗翰題詩二首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

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續劉伶酒德頌先生枕麴藉糟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

未詳舊注引不才明主棄非是

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

次荆公韻四絕

堯卿荆公在蔣山公同王勝之遊蔣山時荆公宅已為寺有詩云朱門收畫戟

紺字出青蓮蓋謂是也玉父東軒筆錄云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即求宮觀築池於白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馭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所居之宅僅庇風雨元豐末捨為寺賜名報寧

青李扶疎禽自來

次公王羲之有求來禽青李帖來禽即今之林禽也以其食美禽來食之故曰來禽今先生詩

句借來禽字以言青李之實亦自來於禽鳥耳

清真逸少手親栽

次公王羲之青李來禽帖云此果佳可為致子

當種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鬪開

斫竹穿花破綠苔

敬夫退之詩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

小詩端為覓橙栽

厚杜詩有憑何邕覓橙栽云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細看造物初無物

次公郭象南華真經

序云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

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渺入荒陂

題注

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

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師介甫得詩曰十年前後我便不厮爭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為清淨供却對道人

開 公病後捨宅作寺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已無

杭州圖經云梵天寺在鳳皇山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艸露濕芒

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子仁守詮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

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

次韻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

龍蟄雖高臥雞鳴不廢時炎涼徒自變茂悅兩相

知

厚陸機賦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

已負梁棟質肯為兒女姿

續世說孫興公齋前

種松一株鄰居謂之曰柏松樹非不森森可憐但永無梁棟用耳又老杜古柏行云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任孟郊詩云萱艸兒女花

不解壯士憂

那憂霜貿貿未易日遲遲難與夏蟲語永無

秋實悲誰知此植物亦解秉天彝

答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邨續莊子呂梁懸水三十仞故今言呂

梁為懸水邨也師即今百步洪是也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

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鷗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

秣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續王

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因止宿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計窮路

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次

月令季冬之月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

我亦僅免為魚鼃續劉子過洛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旋呼歌舞雜談笑

不惜飲醕空瓶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

相温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宣房未

築淮泗滿任武帝作瓠子之歌有云齧桑浮兮淮泗滿故道埋沒瘡痍存明年

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代頑石

千鎚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却掃看

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

置軟腳酒為君擊鼓行金尊續玄宗幸諸楊第出有賜曰踐路及有勞曰軟腳師唐郭子儀

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腳局人出三百千

答孔周翰求書

身閒曷不常閉口次公傳曰病從口入患從口出閉口則無事而身得長閒矣非謹而何天寒正

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不

蒙譏訶子厚疾

續柳宗元報崔黯書曰凡人好詞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三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卒

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

反更刻畫無鹽醜

厚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

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

征西自有家雞肥

次公南史王僧虔傳載僧虔論書云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太白空驚飯

山瘦與君相從知幾日春風待得花開不撥棄萬

事不復談百觚之後那辭酒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

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

續左氏晉定公吳夫差會於黃池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

墨國勝乎太子死乎

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龍對

酒兩靜嘿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晷一歡難力致

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亂雀啁叢棘山人樂此

耳寂莫誰侍側何當求好人聊使治要褌

次公詩魏葛屨曰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褌之好人服之注要褌也褌領也

使君自孤債

援前漢匈奴傳冒頓為書遺高

后曰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

此里誰相直不如學養生一氣服

千息

次公晉許邁傳常服氣一氣千餘息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

次韻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姦邪窟屬鏤無眼不

識人

續伍子胥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吳王乃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次公無眼不識人字暗用國志云此箭無眼不

識人之語

楚國何曾斬無極

厚左傳費無極讒王太子建殺伍奢父與卻宛楚人怨甚令尹子常誅之以

弭衆說

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真千里妖墓

一寸鐵地上空愁蟣蝨臣

援盧全自號玉川子作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蟇精徑圍千

尺入汝腹如此癡騃阿誰生又云地上蟣蝨臣全告訴帝天皇臣有一寸鐵剗妖墓癡腸

次韻曹九章見贈

遽瑗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著

續莊子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曰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手中著謂四十九也

正平獨肯從文舉中散何曾

靳孝尼

援晉嵇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賣劍

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無疑

厚杜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雞豚

異日為同社

援韓愈詩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應有千篇唱和詩

次韻秦大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

次公歐陽永叔詩話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喜窮苦

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

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

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聾

援杜詩此身飄泊恐西東右臂偏枯耳半聾

人將

蟻動作牛鬪

續晉殷仲堪父師嘗患耳聾聞林下蟻動謂之牛鬪

我覺風雷真一噫

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

援孫楚謂王濟曰所枕流欲洗其耳

大樸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

次公莊子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

是賊

援佛書五蘊皆空謂色受想行識也

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終

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聾

次公楚詞茲歷情以

陳辭兮孫佯聾而不聞

故作嘲詩窮嶮怪須防額癢出三耳

厚太平廣

記載兗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今為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與審通額安一耳既悟覺額癢果生一耳尤更聰俊時號三耳秀才次公張君房脞說載柳慎生三耳事與上同但其人姓名別耳又牛僧孺玄怪錄亦載此事莫放筆端風雨快

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

子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
心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袂衣曉來病骨更支離

〔續〕莊子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疎狂似我人誰顧坎軻憐君志未移
但恨不攜桃

葉女

〔次公〕桃葉王子敬妾也有詩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尚能來趁菊花時南臺二

謝無人繼只恐君詩勝義熙

二謝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續〕時晉義熙年中者也

次韻答頓起二首

挽袖推腰蹋破紳

〔次公〕左傳曰或挽之或推之

舊聞攜手上天門

〔次公〕

漢官儀云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

相逢應覺聲容似欲話先驚歲月奔

新學已皆從許子

〔次公〕新學以言王介甫新經之學也

諸生猶自畏何蕃

〔厚〕退之作何蕃傳云蕃入太學二十餘年歲舉進士學成行尊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

殿廬直宿真如夢

猶記憂時策萬言

頓君及第時余為殿後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既罷同登嵩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頓詩中及之

十二東秦比漢京

〔續〕前漢田肯曰齊地方一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

去

年古寺共題名

去歲見之於青州〔堯卿〕唐自慈恩寺鴈塔題名之後士人多效之

早衰怪我

遽如許

〔厚〕曹操欲殺左慈慈走入羊羣不可辨忽有一老羝屈人言曰遽如許

苦學憐君太瘦生

〔援〕李白嘲杜甫云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茅屋擬歸田二頃

〔續〕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金丹終掃雪千莖

〔任〕杜詩白髮千莖雪

何人更似蘇司

業

〔次公〕蘇司業源明也乃唐之詩人先生以比子由云

和遍新詩滿洛城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

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任）始皇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楚

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次公）左氏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我詩無傑句

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援）雷州大雷雨時人有收得雷

斧雷椎皆石也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磐石清滑

如流脂（子）壘杜牧之秋孃詩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朱蠟為摹刻細妙分毫毫

佳處未易識（厚）范榮期讀孫綽天台山賦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當有來者知

次韻答王鞏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次公）謝奕時稱方外司馬詩尚之以瓊英乎而十年塵

土窟一寸冰雪清竭來從我遊坦率見真情（邵）老國史補云

宋濟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拊膺曰宋五又坦率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

新詩如彈丸（續）南史謝朓曰好詩員美流轉如彈丸也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

回衣巾滿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載烏程（厚）湖州烏程有若下

酒為天下之美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鼉鳴莫作孺子歌滄浪

濯吾纓（見）孟吾詩自堪唱相子棹歌聲（厚）李白詩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續）太史公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殷勤永嘉末

復聞正始音（厚）晉衛玠傳玠至豫章與謝琨相見言論彌日王敦謂謝琨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清談

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次公）

退之詩騎驢到京國欲和熏風琴荒邨蝸蝓亂廢沼蛙蝈淫遂欲掩兩

耳臨文但噫瘖蕭然王郎子（厚）太平廣記云王仙客者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小仙客

數歲皆幼稚相狎振妻常呼仙客為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其）塔王鞏攜來云見浮丘伯吹

簫明月岑

援王子喬好吹簫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年後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遺聲落

淮泗蛟鼉為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悃悃

續左傳昭公十

二年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曰祈招之悃悃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勝衣

續沈昭略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次

公沈郎或以為指言沈約則其與徐勉書云老病百日數圍革帶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此則有不勝衣之意又檀弓言趙文子其中

退然若不勝衣堯卿荀子葉公子高不勝其衣邊老便便腹十圍

援邊韶字孝先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次公

東平王蒼腰帶十圍師晉載記尹緯慕容超李勢赫連勃勃皆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云躑躅身輕山上走歡

呼船重醉中歸

躑躅悉協切蹠達協切續杜詩取樂喧呼覺船重

舞腰似雪金釵落

次公楊希道詠舞詩二八如回雪西京雜記載戚夫人善為折腰舞續張祐杜牧之同燕有屬意者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巡巡裏手拈無

因得見玉纖纖祐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鬢鬢還應露指尖談辯如雲玉塵飛

次公後漢符融幅巾奮袖高談

如雲續王衍善談玄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一

